广西监狱警察心理健康状况研究①

周芳珍,许祖年,石广念,王永芳,雷黎,阮晓晶,覃电泽
(广西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科,广西　南宁　530001　E－mail:zhoufangzhen@126.com)

摘　要:目的　调查广西省监狱警察的心理健康状况。**方法**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生活事件量表(LES)、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人格特征量表(EPQ)对 656 名(有效问卷 649 份)广西省监狱警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广西省监狱警察心理障碍检出率为 24.04%。重型犯监狱警察的 SCL－90 总分和各因子(除了人际关系、偏执、敌对、精神病性因子外)得分显著高于轻型犯监狱警察($P<0.05$ 或 $P<0.01$);一线监狱警察的 SCL－90 总分和各因子(除了人际关系、焦虑、敌对、精神病性因子分外)得分显著高于机关警察($P<0.05$ 或 $P<0.01$)。心理障碍组的负性生活事件单位值(LEU)、生活事件单位总值(总 LEU)和消极应对分高于无心理障碍组;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积极应对的得分显著低于无心理障碍组($P<0.01$)。两组的神经质(N)、内外倾向(E)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 $P<0.01$)。**结论**　广西监狱警察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重型犯监狱警察、一线警察心理健康状况分别低于轻型犯监狱警察和机关警察。心理障碍者其负性生活事件发生率高、主观和客观支持以及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不足、积极应对方式减少、多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其个性是内向性和情绪不稳定型。

关键词:监狱警察;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表;社会因素;应对方式
中图分类号:R7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817(2015)03－0490－04
doi:10.3969/j.issn.1001－5817.2015.03.061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Guangxi provincial prison polices

Zhou Fangzhen, Xu Zunian, Shi Guangnian, Wang Yongfang, Lei Li, Ruan Xiaojing, Qin Dianze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Nanning No.5 People's Hospital*, *Nanning* 530001, *Guangxi*, *China*　E－mail: zhoufangzhen@126.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Guangxi provincial prison police. **Methods**　A total of 656 (effective questionnaire 649) prison polices in Guangxi Province were questionnaire surveyed by using 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 Life Event Scale (LES),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 personality traits (EPQ－adult) Scale. **Results**　A percentage of 24.04% of those surveyed Guangxi provincial prison polices were found to have mental disorders. Total score of SCL－90 and each factor (except for relationships, paranoia, hostility, psychosis factor) scored of prison police who guard the felon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prison police who guard the misdemeanors ($P<0.05$ or $P<0.01$). Total score of SCL－90 and each factor (except relationships, anxiety, hostility, psychosis factor) score of front－line prison polic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agencies police ($P<0.05$ or $P<0.01$). Negative life events unit value (LEU), life events per unit of gross(total LEU) and negative coping scores of mental disorders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without mental disorder groups. Subjective support, objective support, utilization of social support, positive response scores of mental disorder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without mental disorders group ($P<0.05$ or $P<0.01$). Group－paired comparison of neuroticism (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propensity (E) scores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s ($P<0.05$ or $P<0.01$). **Conclusion**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Guangxi prison police is relatively poor.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felon police and frontline prison police were poorer than that of misdemeanor police and agencies police; psychological disorder prison police has high incidence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its lack of subjective support, objective support and utilization of social support, less active coping style, more passive coping style. Their personality is introverted and emotionally unstable.

Key words:　prison police; mental health; symptom checklist 90; social factors; coping style

警察经常面对各种突发性事件,其精神高度紧张,心理压力大,心理健康状况低于全国常模[1－2]。目前广西省监狱警察的心理健康状况尚无量化指标,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广西监狱警察心理健康状况,为广西对监狱警察的心理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 2014 年 11 月 8 日～25 日笔者以整群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广西具有代表性监狱(英山监

①　**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科技局项目(20143170)

狱、桂林监狱、南宁监狱、钦州监狱、黎塘监狱、贵港监狱、桂中监狱、梧州监狱、北海监狱、平南监狱等 16 所）分成重刑犯监狱和轻刑犯监狱两种类型监狱的监狱警察进行抽查，调查心理健康状况。根据 2014 年 1～10 月该监狱主要在押刑期 15 年以上重刑犯人的人数占 70％以上定为重刑犯监狱，主要在押轻刑犯人为主定为轻刑犯监狱。用抽签法（随机法）抽取广西重刑犯监狱、轻刑犯监狱各 2 所警察（年龄≥18 岁，初中以上文化）作为调查对象。在 4 所监狱的警察人数中，各按 26％的比例从每个监狱的一线警察和机关办公室警察中，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各抽取相应的不同监狱、不同岗位警察人数进行无记名问卷调查，共抽查 656 人。

1.2　方法　由研究者在监狱方面的协助下，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先由监狱方请被调查者集中在一起，再由经过专业培训的调查人员统一讲解各种问卷的填写方法、调查目的、意义和要求，要求被调查者独立完成和配合调查。为消除警察思想上的顾虑，调查问卷量表一律不填姓名，被调查人员再根据问卷指导语独立一次性当场完成问卷和基本情况表。统一由调查人员当场检查所填写的项目是否完整，并当场收回。每个监狱的问卷调查需 0.5 d 或 1 d 的时间完成，分 1～2 批次进行。

1.3　测评工具　①症状自评量表（SCL－90）[3]：用于评估心理健康状况。该量表包括 90 个项目，9 个症状因子，采用 5 级评分（1～5 分）法，总分为 90～450 分，分数越高心理问题越严重。以 SCL－90 检测结果评定心理障碍者，总分＞160 分者或任一因子分超过 2 分者，认为该个体有心理障碍。SCL－90 总分＞270 分者，认为该个体有重度心理障碍。②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4]：共 10 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社会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及三个维度总分，总分高于 40 分，社会支持较为充分。③生活事件量表（LES）[3]：共 65 项，包括职业、学习、婚姻和恋爱、家庭和子女、经济、司法、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生活事件。根据受检者的年龄组别、生活事件发生频率等，计算出负性生活事件单位（负性 LEU）、中性 LEU、恶性事件 LEU，累计其 LEU 总值。④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5]：共 20 条目，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 2 个维度组成，采用 0～3 分的多级评分法。积极应对维度（1～12 个条目，0～36 分），其分值越高，积极应对越积极；消极应对维度（13～20 个条目，0～24 分），其分值越高说明消极应对越突出。⑤艾森克人格问卷（EPQ）[6]：主要指标为内－外倾（E）、神经质（N）、精神质（P）和掩饰（L）四个量表分分别统计。E 分数高表示人格外向，好交际、渴望刺激，情感易于冲动。E 分数低表示人格内向。N 分数高可能是情绪不稳定型；N 分数低表示情绪稳定型。P 分数高可能是孤独、不关心他人，不近人情，喜欢寻衅搅扰等，即精神失调型。L 分数高表示其掩饰性强。⑥一般情况登记表，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作岗位、警龄等。

1.4　统计学方法　调查结束后，对有效问卷按标准评定。所有数据均录入后，使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作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bar{x}\pm s$）表示，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实际集体发放调查问卷 656 份，全部收回后，评估为有效问卷共 649 份，有效率为98.93％。其中男 547 人（84.28％），女 102 人（15.72％），年龄 19～59 岁，平均（37.68±8.16）岁，警龄 1～31 年，平均（12.33±5.38）年。一线警察（监区、特警队、教育中心、禁闭室、会见中心、配餐后勤卫生科）532 人（81.97％）、机关办公室警察（监狱职能科室）117 人（18.30％）。

2.2　广西监狱警察心理障碍发生情况　总分＞160 分者共 156 人，心理障碍检出率为 24.04％（156/649）。重度心理障碍者 51 人，占心理障碍者的 32.69％，故绝大多数心理障碍者为轻度或中度的心理障碍。

2.3　不同类型监狱和不同工作岗位的警察的 SCL－90 评定结果比较　SCL－90 评分结果：重型犯监狱警察的 SCL－90 总分及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恐怖因子分的得分均高于轻型犯监狱的警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 $P<0.01$）；两种类型监狱警察的人际关系、偏执、敌对、精神病性因子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一线监狱警察的 SCL－90 总分和各因子（除外人际关系、焦虑、敌对、精神病性因子）的得分均高于机关警察（$P<0.05$ 或 $P<0.01$）。不同岗位的警察其人际关系、焦虑、敌对、精神病性因子分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见表 1。

表 1　不同类型监狱、不同岗位警察的 SCL－90 评分结果比较　（$\bar{x}\pm s$，分）

组别	n	躯体化	强迫	人际关系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总分
重型犯监狱警察	345	1.58±0.34	1.75±0.36	1.62±0.63	1.67±0.55	1.63±0.50	1.62±0.47	1.41±0.53	1.64±0.43	1.33±0.40	150.77±42.34
轻型犯监狱警察	304	1.43±0.31	1.63±0.48	1.64±0.51	1.57±0.49	1.49±0.51	1.60±0.42	1.30±0.52	1.66±0.51	1.30±0.49	132.96±37.22
t		5.57	2.94	－0.66	2.41	3.21	0.67	2.18	－0.65	0.70	4.77
P		＜0.01	＜0.01	＞0.05	＜0.05	＜0.01	＞0.05	＜0.05	＞0.05	＞0.05	＜0.01
一线警察	532	1.59±0.42	1.77±0.48	1.64±0.46	1.69±0.53	1.56±0.51	1.62±0.53	1.42±0.41	1.67±0.52	1.32±0.55	153.5±40.13
机关警察	117	1.41±0.41	1.59±0.49	1.61±0.38	1.54±0.50	1.48±0.51	1.56±0.49	1.23±0.43	1.53±0.40	1.29±0.41	131.74±38.66
t		3.26	2.67	0.71	2.28	1.20	0.89	3.93	2.15	0.73	3.29
P		＜0.01	＜0.01	＞0.05	＜0.05	＞0.05	＞0.05	＜0.01	＜0.05	＞0.05	＜0.01

2.4　不同心理状况者其 LEU、SSRS、SCSQ、EPQ 结果比较　心理障碍组的负性 LEU、LEU 总值均高于无心理障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的中性 LEU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心理障

碍组的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得分均低于无心理障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心理障碍组的积极应对分低于无心理障碍组，消极应对分高于无心理障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 $P<0.01$）；心理障碍组的 N 分高于无心理障碍组，E 分低于无心理障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或 $P<0.05$）；两组的 P、L 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的恶性事件极少发生，未进一步比较。见表 2。

表 2 监狱警察 LEU、SSRS、SCSQ、EPQ 结果比较 （$\bar{x}\pm s$，分）

项目	心理障碍组（$n=156$）	无心理障碍组（$n=493$）	t	P
负性 LEU	108.73±35.64	79.82±15.32	6.098	<0.01
中性 LEU	13.82±5.28	16.17±6.54	−0.99	>0.05
总 LEU	122.87±40.61	96.20±16.57	10.49	<0.01
对社会支持利用度	6.91±3.15	9.19±4.15	−4.53	<0.01
客观支持	9.82±3.55	11.07±4.68	−2.68	<0.01
主观支持	19.24±6.68	25.98±6.42	10.07	<0.01
积极应对	20.10±4.95	24.76±5.11	−8.23	<0.01
消极应对	16.36±4.56	10.42±4.64	11.42	<0.01
P	49.33±11.70	48.80±11.63	0.34	>0.05
E	46.83±11.88	50.54±9.75	−2.51	<0.05
N	55.27±13.52	48.71±10.92	5.55	<0.01
L	49.25±12.58	50.57±9.64	−1.25	>0.05

3 讨论

人们心理障碍的发生与其工作环境的紧张性、工作强度过大、工作压力过高等密切相关[7]，监狱警察高风险性的紧张工作环境和较长时间工作的体力透支，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其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正常人群[8-9]。本研究发现，广西监狱警察的心理障碍发生率为 24.04%，高于北京、广东等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1]，值得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本研究发现重型犯监狱警察的 SCL－90 总分及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恐怖因子分得分均高于轻型犯监狱的警察；一线监狱警察的 SCL 总分及各因子(除外人际关系、焦虑、敌对、精神病性因子分)的得分高于机关警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国内报道的相一致[10]。这与重型犯监狱的狱内案件、犯人暴力事件、犯人出逃等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轻型犯监狱较高，重型犯监狱警察时刻都保持警惕，其工作环境更具危险性，这种高风险性的工作性质，使得他们精神高度紧张，心身无法放松；而一线监狱警察比二线警察承担着更为繁重的监管改造任务，他们直面犯人，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环境和高负荷的工作量中，使得他们易出现烦躁、心情压抑、心情不舒畅、神经高度紧张等情绪问题。说明广西监狱警察的心理问题与高度紧张的工作环境和较高的工作压力密切相关。

研究报道[11]：危险性的生活事件与心理疾病的发生有关，不良的生活事件可诱发或协同疾病发生。本研究发现，心理障碍组的负性 LEU、LEU 总值高于无心理障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广西监狱警察在职业、学习、婚姻和恋爱、家庭和子女、经济、人际关系方面的负性生活事件的刺激是监狱警察心理问题产生的另一原因之一。

研究报道[12]：社会支持不良者，其心情压抑、焦虑，倍感孤独、无助等负性的情感体验长期积累，有损害个体健康而导致心理问题的出现；而社会支持充足，有利于心身健康。本研究发现：心理障碍组的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得分均低于无心理障碍组，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有心理障碍的警察明显存在着主观支持、客观支持的不足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不良现象，未能充分运用现有的社会支持资源缓解其目前的困难处境和心理矛盾冲突而产生心理障碍。

应对是个体对外界事件的反应倾向，是个体面临各种心理压力时，为减轻事件本身的不良影响而做出正确认知和行为努力的过程。研究报道[13-15]：采用积极应对方式者，能及时疏泄和调节其负性情绪，降低外界应激因素对个体的负面影响而减少心理障碍的发生，否则不良的认知，未主动采取积极应对，却采用回避、退缩等消极应对，可能导致其负性情感积累，从而产生焦虑、抑郁心情而有损害健康。本研究显示心理障碍组的积极应对分低于无心理障碍组，消极应对分高于无心理障碍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有心理障碍的广西监狱警察采取的积极应对方式减少，而消极应对方式增多，与报道相一致[1,14]。

心理障碍组的 N 分高于无心理障碍组，E 分则低于无心理障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具有焦虑、紧张、抑郁等情绪不稳定型个性的狱警，其面对压力情境、生活事件应激时极易产生心理疾病；而性格内向、孤僻、胆小、独来独往等内倾性特质者，面对心理压力时无法宣泄内心不满而产生负性的情感体验，易出现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故情绪不稳定型、内倾性个性，其心理健康状况差于正常人群。本研究与资料报道相一致[1]。精神质(精神失调型)性格者，其个性固执、行为不计后果、冲动冒失等，人际关系紧张，孤单等，该个性易产生心理问题[1,16]。本研究结果：两组的 P 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心理障碍组其精神失调型个性不突出或具有精神失调型特质的广西狱警，在工作、生活中尚能很好控制其情绪，不易罹患心理疾病之故。

总之，监狱警察在特殊工作环境中和负性生活事件的应激下，能否产生心理疾病，与社会支持是否良好、性格特征、应对方式等有关。改善监狱工作环境，减少生活不良事件的应激，予以充足的社会和家庭支持，定时对狱警进行心理干预，指导狱警们合理利用社会支持系统，并培养良好的自我控制能力，塑造良好的人格特征，采取合理的应对方式等，才能适应当今监狱的艰巨工作，满足社会对监狱警察的要求和减少狱警心理疾病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陈立成.京粤两地监狱人民警察心理卫生状况比较[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2，20(10)：1503－1505.

[2] 周芳珍，许祖年.监狱警察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进展[J].内科，2014，9(6)：733－735.

[3] 张明园.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M].3 版.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6－27，155－157.

（下转第 502 页）

点，适用于中重度宫颈炎的患者。宫腔镜下宫颈电切术的原理是利用高频电刀在电视监控下切割宫颈组织病变，当电流切割宫颈组织时会在组织上产生极高的电流，使局部组织温度迅速升高，从而使病变组织破裂、坏死，形成新生组织，其具有出血量少、止血时间短、复发率低、减少宫颈癌发生概率的优点，是治疗宫颈炎较好的治疗方法。最近国外有研究显示[18－19]，光动学治疗法可以有效治疗慢性宫颈炎，其具有侵犯性较小的特点，能够保留组织的完整性，并发症也较少，但关于光动学治疗法的研究尚少，且切除的组织没有得到病理诊断，在临床上的应用有待于实践。

参考文献：

[1] 宋建芳.宫颈炎康栓联合微波治疗宫颈炎的临床效果观察[J].临床合理用药杂志，2014，7(12)：61－62.

[2] 杨欣，谈诚.宫颈炎及相关疾病的诊治[J].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14，30(9)：686－689.

[3] 刘肖华.利普刀联合达克宁栓治疗慢性宫颈炎的体会[J].中国医药指南，2013，11(24)：583－584.

[4] 冯雪梅，贺媛，杜媛媛，等.宫颈糜烂不同治疗方法临床效果对比研究[J].河北医学，2013，19(12)：1862－1864.

[5] 刘丽红，闻艳玲.宫颈电熨治疗慢性宫颈炎 180 例临床观察[J].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02，23(3)：290.

[6] 韩旭.冷冻疗法与电圈切除术疗法治疗慢性宫颈炎疗效观察[J].哈尔滨医科大学学报，2006，40(1)：76－77.

[7] 段洁，阳艳，孙冬岩，等.聚焦超声治疗对宫颈上皮内瘤变Ⅰ－Ⅱ级患者妊娠结局的影响[J].武汉大学学报：医学版，2013，34(3)：457－459.

[8] 李晓兰，董莉蓉，康玉萍.微波凝固与 CO_2 激光治疗慢性宫颈炎的对比观察[J].中国激光医学杂志，2013，22(4)：203－207.

[9] 林伊凡，梁翠玲.湿润烧伤膏配合微波治疗 60 例慢性宫颈炎疗效分析[J].中国医学创新，2014，11(3)：90－92.

[10] 董国霞.微波治疗慢性宫颈炎的疗效观察[J].中国伤残医学，2014，22(8)：93－94.

[11] 章兰英，姚化红.波姆光治疗宫颈炎 126 例临床疗效观察[J].中国医药指南，2013，11(24)：117－118.

[12] 黄美晨.聚焦超声治疗慢性宫颈炎的疗效及临床观察[J].中国保健营养：下旬刊，2013，23(4)：2155－2156.

[13] 姜小予.LEEP 刀与电刀锥切治疗宫颈上皮内瘤变的疗效比较[J].中国医药科学，2014，4(8)：208－210，213.

[14] 王薇.LEEP 刀治疗慢性宫颈炎 100 例分析[J].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2014，36(1)：42－43.

[15] 杨沛.对电切宫腔镜术治疗慢性宫颈炎 38 例的分析[J].中国伤残医学，2014，22(10)：112－113.

[16] 兰玲.宫腔镜电切术治疗慢性宫颈炎的临床护理观察[J].吉林医学，2014，35(18)：4082.

[17] 张丽娜，周蓓蓓，龚蔚斌，等.聚焦超声用于治疗慢性宫颈炎 126 例临床疗效分析[J].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11，21(29)：3701－3704.

[18] 卢金玲，马刚.慢性宫颈炎的治疗进展[J].中国临床新医学，2010，3(1)：95－99.

[19] 丁凤云.LEEP 刀治疗宫颈炎的健康教育分析[J].中国医药指南，2013，11(1)：372－373.

收稿日期：2015－01－30

(上接第 492 页)

[4] 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增刊)：127－131.

[5]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2(增刊)：122－124.

[6] 龚耀先.修订艾森克个性问卷手册[M].长沙：湖南医学院，1986.

[7] Finney C，Stergiopoulos E，Hensel J，et al. Organizational stressors associated with job stress and burnout in correctional officers: a systematic review [J]. BMC Public Health，2013，13: 82.

[8] Giora Keinan, Ayala Malach－Pines. Stress and burnout among prison personnel sources, Outcomes,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J].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2007，34(3)：380－398.

[9] 欧渊华，陈晓斌.福建省监狱民警心理健康状况及对策分析[J].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3，135(4)：1－3.

[10] 朱梅，李玉鸿.监狱警察心健康状况调查与分析[J].精神医学杂志，2012，25(3)：212－214.

[11] 孙太鹏，王秀珍，黄成兵，等.生活事件对初中学生心理健康影响分析[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14，23(8)：753－754.

[12] 金圭星，王学义，王岚，等.应对方式及社会支持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影响的研究[J].中华精神科杂志，2013，46(1)：50－51.

[13] 何青春，陆青梅.高危儿母亲简易应对方式调查分析[J].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2014，36(6)：915－916.

[14] 王立新，瞿雪峰.监狱干警心理健康状况与应对方式的调查研究[J].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6(3)：77－78.

[15] Steultjens MP，Dekker J，Bijlsma JW，et al，Coping pain and disability in osteoarthritis：a longitudinal study[J]. Journal Rheumatol，2001，28(10)：1068－1072.

[16] 钟向阳，林丽琴，张莉，等.广东省部分监狱警察心理健康与人格特征的调查[J].中国职业医学，2007，34(1)：26－28.

收稿日期：2015－01－16；**修回日期：**2015－03－18